

• 1997 年纽伯瑞奖银奖作品

“

…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。我当时想，住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的人，应该没什么能伤害他们。现在夏天已经过去，苹果都熟了，我才了解到……即使这么美的地方，也不见得比一个窝棚让人所受的伤害少。

”

贝拉的儿子

「美」露丝·怀特 著
侯晓瑛 译



不老泉 文库
027

不涸的那些浸润过心灵的文字

贝拉的儿子

[美] 露丝·怀特 著

侯晓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贝拉的儿子/(美)怀特著;侯晓瑛译.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5.2

(不老泉文库)

ISBN 978-7-5568-0424-5

I. ①贝… II. ①怀… ②侯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4019号

BELLE PRATER'S BOY

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, Straus & Giroux, LLC

BELLE PRATER'S BOY by Ruth White

Copyright ©1996 by Ruth Whit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3-319

贝拉的儿子/(美)露丝·怀特著 侯晓瑛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雍敏

美术编辑 费广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0,000册

开本 889×1230 1/32

印张 6.5

插页 1

书号 ISBN 978-7-5568-0424-5

定价 1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4-2014-0155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· 1997 年纽伯瑞奖银奖作品

“

…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。我当时想，住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的人，应该没什么能伤害他们。现在夏天已经过去，苹果都熟了，我才了解到……即使这么美的地方，也不见得比一个窝棚让人所受的伤害少。

”

贝拉的儿子

「美」露丝·怀特 著
侯晓瑛 译



不老泉 文库
027

不涸的那些浸润过心灵的文字

弗吉尼亚煤站镇的每个人对于贝拉·普拉特的遭遇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十二岁的吉普茜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当她的表哥伍德罗——贝拉小姨的儿子搬到隔壁和外公外婆一起住时，她终于有了机会。虽然伍德罗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，但他也不像她认为的那样呆板和迟钝；相反，在共同上学的日子里，她发现他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并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。然而，吉普茜还是对伍德罗平静地接受他妈妈的失踪感到困惑。因为，她一直没有从她爸爸的死亡中恢复过来。当伍德罗终于说出他一直保守着的关于他妈妈的一个秘密时，吉普茜开始慢慢懂得：无论真相多么令人痛苦，你都可以不同方式找到力量来面对。

伍德罗的妈妈突然消失，没留下任何线索。吉普茜，这个十二岁的讲述者，本想从伍德罗那儿获知一些新情况。然而相反，她却得到了一个好朋友。怀特塑造的角色生动鲜活、令人记忆深刻。——学校图书馆杂志 星级书评

上架建议：
美国现代儿童文学经典



定价：18.00 元

贝拉的儿子

[美] 露丝·怀特 著

侯晓瑛 译



第一章

1953年10月一个温暖的周日清晨，大约五点钟，我的小姨贝拉离开了她的床，从地面上消失了。

“当我听到她起床时，我以为她要上厕所，”贝拉小姨的丈夫，我的姨父埃弗里特对县治安官说，“所以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我再次醒来时，感觉大概有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可她还没有回来。于是我就对自己说：‘我最好还是去看一下，看看贝拉是不是有什么事情。’然后我就出去看了看。”

埃弗里特姨父是个矿工，他和贝拉小姨以及他们的儿子伍德罗住在一个孤零零的、偏远的、狭长的小山谷尽头，那地方叫克鲁克德里奇，离弗吉尼亚州的煤站镇

比较近。阿巴拉契亚山脉在那一段到处是悬崖峭壁，险峻异常。那时候，那里的路又窄又陡，遍布岩石，遇到恶劣的天气时几乎没法儿通行。贝拉小姨家有一辆旧福特车，出事的那天早晨，车就停放在山坡上，钥匙像往常一样插在点火器上。离贝拉小姨家最近的邻居是斯隆一家，他们住在距离贝拉小姨家大约一英里处的路边。他们告诉县治安官，他们既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，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。

据埃弗里特姨父讲，贝拉小姨离开时光着脚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袍。她仅有的两双鞋和所有的衣服都还在原来的地方。现场既没有犯罪行为发生的痕迹，也没有迹象显示她可能去了别的什么地方。而且，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除非，她光着脚、穿着睡袍翻山越岭。如果她真的那样做了，那边当然应该有人会注意到她。但是，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新的脚印，甚至连门口一块湿软的地面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无论是埃弗里特姨父还是睡在阁楼上的伍德罗，都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。

像这样的事在我们县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消息一传开，人们一下子就像炸开了锅。

“哎，有谁听说过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？”他

们说。

“如果真的查明了真相，”有人说，“只怕会在森林的某个地方发现一具尸体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一定是有个男人开车停在某一段路边等她，然后他们就一起开车走了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天早晨总该有人看到或听到车开进山谷的声音吧？”

“按说应该有人会看到或听到的。”

人们继续猜测着。

我的妈妈洛芙·鲍尔·多特森，煤站镇中学的演讲和戏剧课教师，是失踪的贝拉小姨的姐姐，她对这件事深感难过。在一次接受《大山回音报》的采访时，她说，自己的妹妹像这样离奇失踪已经够让人伤心的了，可人们还是不停地胡乱议论，要是他们这样没完没了地信口开河、胡乱议论下去，就如同给伤者的伤口上不断撒盐。他们的议论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的外公外婆鲍尔夫妇，也就是妈妈和贝拉小姨的父母，想把伍德罗接去和他们一起生活，但是埃弗里特姨父根本不同意。

日子一天一天、一周一周地过去了，没有任何新消息。当日子从一周一周地过去变成一月一月地流逝时，山区的居民们继续过着他们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，贝

拉·普拉特也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中的主人公，就像歌曲《在柳园》中的罗斯·康利一样。实际上，确实也有人写了一首和贝拉小姨有关的歌曲，这首歌在煤站镇最热闹的一个下等酒吧“忙碌的小蜜蜂”里传唱，由蓝草乐队提供伴奏。但是即便借谁一个胆，也不敢在我妈妈面前唱那首歌。妈妈说，那首歌在含沙射影地指责贝拉小姨。

当贝拉小姨失踪六个月的时候，埃弗里特姨父酗酒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他已经到了每次不醉不休的程度。

鲍尔外婆果断地说：“那里对一个小男孩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。”

因此，她坚持要接伍德罗到她家住。这一次，埃弗里特姨父没再反对。

煤站镇——就像当地广播电台 WCSV 骄傲地宣称的那样——“位于煤田的心脏”，然而不过是建在黑河和渣溪交汇处一个脏得发黑的山区小镇，还没有群山之间山道上一片宽阔的区域大。小镇的边缘地带就是煤场的作业区，有轨电车在那里装上从全县各处运来的煤，再运往东部和北部各地。煤站镇因此而得名。

煤站镇只有两条大街，都顺着地势而建，分为主街和住宅街。所有商业网点都集中分布在主街上，主街和黑河

的流向一致。住宅街是镇上方圆几英里唯一能找到的适合安家落户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你不必深入山谷建房，也不必将房屋搭建在山坡上，只需沿着渣溪修建就可以了。

说起来，住宅街还是全县最大的亮点。在众多的漂亮房舍中，有一幢就是我——吉普茜·阿普图斯·利马斯特，和我妈妈以及继父波特·多特森的家。继父是《大山回音报》的编辑。我们家的房屋是一幢比较现代的单层砖结构的平房，每个房间都安装着白色的百叶窗，房前有走廊，而且我们家的房子还安装了全镇唯一的观景窗。我家里有一部电话、两台收音机、一台留声机、一台冰箱、一台直立冰柜，还有一个电炉子。鲍尔外公和外婆的家就在我家隔壁，他们家的条件和我们家的一样好。在那许多幢大而古老、安装着白色和绿色百叶窗的两层楼房中，他们拥有其中的一幢，房屋的两层都有环绕式走廊。他们家里还有一台电视机，天气晴朗时，偶尔能模模糊糊地收到来自弗吉尼亚首府查尔斯顿的一个频道，这是唯一的一个频道。外公说，电视模糊是因为大山干扰了电视信号的接收。环绕着我们这两幢房屋的是一片让人备感凉爽的辽阔的绿草地，以及大约五十棵苹果树——我们称之为果园。春天，当苹果树全都开花时，这里真是一道亮丽的美景，令人赏心悦目！另外，还有

粉色、紫红色的杜鹃花争奇斗艳，更不用说那些沿着溪水生长的丛丛丁香和山茱萸了。路过我们房屋的人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欣赏，看了又看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。

这就是那个春天——伍德罗来到我们身边时，我的世界的概况——到处姹紫嫣红，一切都那么清新亮丽。妈妈老是说我多么优越、多么幸运，我自己也深信不疑，直到一种噩梦开始长期烦扰我以后，我的想法变了。从此，我禁不住觉得，自己虽然幸运，却注定会经历更多磨难。那些噩梦总是和一只死去的动物有关，我常常会从睡梦中哭醒或惊叫着醒来。

即便贝拉小姨是妈妈的亲妹妹，但在我之前的成长历程中，也很少见到她和伍德罗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姐妹俩之间应该在多年前有过某种裂痕，可是当我向妈妈求证时，她却说：“当然没有！我们很亲近，也很爱彼此。”

我还是很怀疑。

伍德罗和他的父母住在偏远的山谷尽头，那儿没有任何水暖设施，更不会有冰箱。他和我也一直在不同的学校上学。我们俩同岁，我在1953年的11月份满十二周岁，而他在那年1月份的某一天也满十二周岁；我们一样高，一样重——都是4英尺12英寸高，92磅重。

可是根据我当时所了解的情况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同之处。伍德罗笨手笨脚、反应迟钝，总是穿着他爸爸和他爸爸的兄弟拉塞尔叔叔淘汰的工服。有一次，大约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伍德罗。当时，他穿的裤子裤腿太长，腰部又太肥，所以他就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，防止裤子掉下来。当然，那天他看起来非常滑稽，我觉得他自己也感到很难为情。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身穿一条镶着花边的蓝色连衣裙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漆皮软底鞋。还有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圣诞节，他头上戴着一顶超大号的鸭舌帽，帽舌拉下来都能盖住耳朵。不过，他还是为拥有那顶又旧又丑的破帽子而感到自豪。

虽然不想提起，但我还是得告诉你一些伍德罗的其他事情——他是对眼。当这样的眼睛看你时，有时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否在看你，因此他不得不戴着非常厚的眼镜。

在伍德罗搬到隔壁住的那个春天的夜晚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他。我想知道对于他妈妈的事情，他是否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消息，或不同于别人的推论。

记得那天是个星期五，在去找伍德罗之前，我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，妈妈正在把我的

头发编成两条长长的辫子。每当我出门玩时就喜欢梳这种发型。这也是我能够忍受留着比长发公主的头发还长的唯一原因。

“哎，千万不要拿贝拉小姨的事去烦伍德罗，听到没？”妈妈对我说。

“哎呀！我又不是白痴。”我抗议道。

“嗯，我应该相信你不是。”她说，“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，我们应该体谅他，千万不要拿这事没完没了地纠缠他。”

“纠缠？你说得我像蟑螂一样！”

妈妈咯咯地笑了。

“那么去吧，让他高兴起来。给他讲那个眼球的笑话，那个笑话太有趣了，而且你讲得也很精彩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一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，大家都知道我擅长讲笑话。妈妈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镜子里的我们互相微笑着。妈妈长得非常漂亮，人人都这么说。她身上的气味总是很好闻——像圣诞糖果一样，她的头发总会让你想起丰盈洗发露的广告。

我滑下凳子，向门外走去。

“代我问他好，欢迎他来这儿。”妈妈在我身后喊道。

当我跑步穿过院子去找伍德罗时，我第一次发现黄

昏如此神秘。苹果树把它的花瓣轻轻地撒落在我的身上，微风吹过，花香弥漫在我的周围，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兴奋之情，一直到我进门向外公外婆问好后，奔上楼去伍德罗的房间时，还陶醉在其中。

伍德罗那乱蓬蓬的黄头发耷拉在眼前，得时不时地把它们拨到一边。我走进房间时，他正在把自己仅有的那几件不值一提的物品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。外公的德国牧羊犬卧在他的床中间，它没有名字，我们就叫它狗狗。狗狗很可爱，人人都喜欢它。不过，要是被外婆看到狗狗懒洋洋地卧在床中间的话，肯定会举起一只拳头。看来，伍德罗需要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。

“嘿，邻居！”我说着，扔给他一个樱桃味的硬糖。

他一下就接住了，然后仔细地看那块糖，好像那是一块金子似的。

“乔·帕鲁卡^①！”他欢呼道。

我们两个剥开糖，飞快地把糖扔进嘴里。然后，我坐在床上开始逗狗狗玩。它舔了舔我的手，我挠了挠它的耳朵后面。接着，它打了个滚儿，四爪朝天，好像在说：

^① 上世纪20年代美国漫画家哈姆·费希尔漫画系列作品“乔·帕鲁卡”中的主角。

“干吗不帮我挠挠肚子呢？”于是我开始给它挠肚子，我挠一下，它的一条后腿就晃一下。我挠得越使劲，它的腿就晃得越厉害。

“想听个笑话吗，伍德罗？”我说。

“当然。”

他也来到床边，坐在我和狗狗的旁边。

“有这么一个人，知道吧，”我说，“他走进一家酒吧，对店老板说：‘我赌一杯免费的啤酒，我能用牙咬我的左眼球。’

“店老板只是笑了一下，说：‘没有人能咬到自己的眼球。那就赌吧。’

“于是这个人摘下他的左眼球，用牙咬了一下，然后把它放了回去。原来那是一个假眼球，明白吧？酒吧里的人都快笑死了。接着，这个人就喝了他赢来的免费啤酒。

“然后，同样是这个人又对店老板说：‘我再赌一杯免费的啤酒，我能用牙咬我的右眼球。’

“‘什么？’店老板说，‘不可能！你不可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眼球！赌就赌！’

“于是这个人飞快地摘下假牙，用它咬了一下自己的右眼。”